

夷反之墟婦小山也 鏽勒上子全反 峙刻也 峙里直
及立也 輒別上居延反下井列 峙七笑 標榜必上
苗反勝 簡別下歲 峙勗上音誠也 峙勗下許五反 風然上蘇雜反 飼昌
汰法太上音 體骨上音接縫房用 揭增上居列反 峙堪下音堪 呵叱吉下昌反

三十三末

達一

隋南岳衡州衡岳寺釋大善傳四
隋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五
隋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六
隋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十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八僧襲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傳九玄覺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唐釋道宣撰

達

隋趙郡漳洪山釋智舜傳十智贊
隋南岳衡州衡岳寺釋慧照傳十一
隋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錯傳十二
隋荊州景元山善集寺釋法詠傳十三
隋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四法音波若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
也以梁大通三年辛亥歲生于湘州長沙郡
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
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
部名僧相謂曰珍閣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
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開裕八歲能
詩書體白疑遠識者知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

周河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慧明慧曉
隋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顥傳三

妙入深義故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驚
愚貞無絕俗道親物踈州間讚重年十五誦
法華經兩旬有半一部都了尋事剃落學無
常師專行方等普賢等懺謝據華嚴以致明
道行自襄河聞恩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來
儀投心者衆乃往從之後遊僊城山即古松
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祈
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命
未至山夕壽忽悅焉如夢大見神祇嚴衛館
側至覺驚喜登巖悵望遂覩梵侶盈林乃命
至也趣而禮謁即捨所住爲善光寺焉供事
駢羅衆侶咸會晚於州治講維摩經大乘駕
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智所指罔弗倒戈
旣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隨從還反故林有
法音禪師者同郡祁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己
兩遂德朋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心
定未經數旬法門開發諸質遲疑乃惟反咎
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自江南終于河北

遇思邈兩師方杖所滯後俱還仙城僅得五
稔預知亡日乃攜昔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即
斯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
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
日精爽不謬正坐加趺面西念佛咸覩佛來
合掌而卒同衆有夢天人下地幢幡照日又
聞房宇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音以
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同倫
然命普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即於樹下構
甓成墳有弟子清信士鄭子文立碑于寺門
人慧朗祖傳命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汚道明
隋世初命與慧思定業是同讚激衡楚詞采
高掞命寔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著大品
義章融心論還源鏡行路難詳玄賦通述佛
理識者成誦文或隱逸未喻於時有注解者
世宗爲貴自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
菩薩戒弟子濟北戴達學聲早被名高諸國
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經濁共混朝宗之

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
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闢里儒童闡禮經於洙
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
限茲一世豈如興法輪於鹿苑蕩妄想於鷲
山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
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

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
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備璧水之
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
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璩公著論表集
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
珠蓋執律儀譬言懸鏡稟羅云之密行種賓
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陰禪枝將
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汚陸植杖龍泉
仍爲精舍迴車駕首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
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
雲會棟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襯下禪室晨
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

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
蓋負松仍攜二辨洪崖神井即鑒高心故以
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
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
紀畫倦坐馳夜悲憐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軒
一乘遣蕩胷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弥傷鳥

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饗飫
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裾撫百家及
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聳
賦鷁鵠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勝歸古人
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
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阤館出膝情欣係繫遇
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
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凌丸轉用
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告忍仙舉觀玉不廢
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弥天勝氣乍
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珍
清軌室迹人遐跡轉襟帶餘詞殘簡題金玉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
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方聖乘機違順以
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彫朴改工
有無異轉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
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
地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擅
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
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
輓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
百家繁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殷或言高而言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
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憑
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
龜玉之價弗渝栖鳳虬龍魚水之交莫異加
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
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
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躍足
從道洗耳辟榮九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

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遺三患斯之德也
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慙花
水戒非草繫手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
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帶一丘窩形蓬
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
旬於眺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伐九成晝視遊
魚瑣追二子華戶弊衿旣在原非病朱門結
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靜勞
想鷺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
之明谷響春鳴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
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
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
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好
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日白駒可繫用永今朝
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
或以達即晉代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
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
至梁大通三年經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

計不相見又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曉厥姓傅氏所以禪績獻功文才亞於慧命北遊齊壞居止靈巖數十年間幽閑積業衆初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桂令者曉去鄉歲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人通令令正對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且更延曉悟曰非今之爲進退乃吾之愛憎耳豈鄉壞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裁釋子賦紙盡辭窮告曰若令問覓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故賦云咄哉失念歟余還覺是也及後追至靈巖窮討不見出賦示僧方知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祛鄙參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沐目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間里稱言頌逸恒問嘗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

稟具足道志弥隆廻栖幽靜常坐綜業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羸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既受草室持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深刻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爲恒業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發心修尋定支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

法性樂告節營僧爲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
晝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
於來夏東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
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
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
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
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
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
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
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皆沉生爲空
過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爾開悟
法花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
捨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鑒最等師
述己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
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
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衆
雜精鹿是非由起怨嫉鴉毒毒所不傷異道
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

沫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
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
以避此難時冥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
當南岳是入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
陽領徒南逝高鷲前賢以希栖隱初至光州
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
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
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
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從跨險而到者
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
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
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講
二經即而敘構隨文造盡莫非幽曠後命學
士江陵智顥代講金經至一心具万行處顥
有疑焉思爲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
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嘗節思
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旣身證不勞致疑
顥即諮詢受法花行法三七境界難卒載叙又

諸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告海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述詳後在大蘇弊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即陳光大年六月二十二日也

即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壘僧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今身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骸骨思得而頂之爲起勝塔報昔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契合其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比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勑使至山見兩虎咆哮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

蜂來整思額尋有大蜂齒殺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問不以介意不久謀罔一人暴死二爲獵狗嘴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勑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汙僧正慧嵩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住寺禮觀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如其語須臾思到感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卑素不敢延留

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去寄於南岳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首及還山舍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填衆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余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

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花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般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恩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叟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燶身軟顏色如常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

驗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目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斜牛象行規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纏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

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唯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譚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釋智顥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即梁散騎孟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間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相慶火滅湯冷爲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

焉隣室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叅手稱之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兼以卧便合掌坐必面西年大已來口不妄數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評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二親渴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

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陝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攝以北渡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於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歎曰若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顛乃於此山行法

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鬼共恩師處靈鷲山士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去非念佛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沙山如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恩來宣爲披釋余後常今代講聞者伙之唯於三三昧三觀智用以詮審自餘並任裁解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見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迩及學成往辯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遼南岳顛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頃戴時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宋熙天宮寺僧冕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故爲奉誠智文禪衆慕今及梁代宿德大恩法師等一代高流注表聲望皆捨其先譙欲啓禪

門率其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跨吳會世無義虎辯号懸流聞顓講法故來設問數開微覈莫非深隱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顓應對事理渙然清顯謹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慕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錦歷八周講智度論諸來學者競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万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沉潛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提顓上山古顓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舍誓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遁跡法蘭叢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辨等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顓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齋編蒲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會陳始興王出鑿洞

庭公卿餞送迴車瓦官與顓談論幽極旣唱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度拜殷重因歎曰吾昨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骨則憶叟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閻射則應於絃絃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像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余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化行道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即往天台旣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乎顓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人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鍾是召集有緣人得住也顓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地佛龕山南螺溪之源處旣開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綠衣執蹤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菴樹以松果數

年之間造長相從復成衢會光曰且隨宜安
堵至國清時三方摠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
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額後於寺北
華頂峯獨靜頭臨大風拔木雷霆震吼螭魅
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
安忍甚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

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顫又依止
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
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文多
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
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
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樂
安今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
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
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顛三而久之乃
滅雄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
如此也永陽王百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
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

便習觀顓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禳
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顓曰息
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
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
小醒憑凡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
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達王一而翕然痛止仍

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梨德侔安遠道邁
光猷遐迩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隆緒以
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
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
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難無生之忍見
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沫喜弗祛
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
鴉義和之轡不停月鏡迴幹姪娥之景難駐
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講深無已願
生生世出值天台闍梨恒修供養如智積奉
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
蕩一乘云其爲天王信敬爲此類也於即化
移海岸法政既聞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

意欲面禮將伸謁敬顧問群臣釋門誰爲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群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鶴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顥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後爲永陽苦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跡顥以道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瓘聞梨故事陳主旣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勅立禪衆於靈耀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勅於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臘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顥接問承對盛啓法門臘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爭竟不足及顥之御法即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夜恬耀

舉事驗心顥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弘動郭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遠于時檢括僧尼無貢者方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顥表諫曰調達誦六万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是則万人出家由顥一諫矣未爲靈耀編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顥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故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吸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爲善薩戒

師傅香在手而瞞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臣
幸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夢
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護持於即往憩匡山
見遠圖續驗其靈也宛如其夢不以尋陽反
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像之
力矣未刻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
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追一戒法奉
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願初陳寡德次讓名僧
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一雖
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旣西夕遠守繩牀撫臍
循心假名而已吹嘘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
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間庠序
口拙贊涼方外虛玄义非其分域間撙節無
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
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
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訛
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爲法勿嫌
輕動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

既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沫此恩化內竭朽
力仰酬外護若丘豁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卒
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戒妙
願唯誥故躬製請戒文云弟子基承積善生
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
須悟恥崎嶇於小運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
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万行戒善爲先
菩薩十受尊持最上喻爲宮室必先基趾徒架
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
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爲和上文殊冥作
閻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
遂通波輪罄體於無竭善才云身於法界經
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願遵持禪師
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
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
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懺遠迎每慮緣
莖值諸留難師亦旣至心路豁然及披雲霧
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楊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設屈授菩薩戒
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
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
一子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告曰
大士爲度遠濟爲宗名實相符義非輕約今
可法名爲總持也用攝相兼之道也王頂受
其旨教曰大師禪慧內融道之法澤轉奉名
爲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獲施物
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敬兩田願使福德增
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乃固請顥曰先
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
合掌尋送至干城門顧曰國鎮不輕道務致
停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禮望目極銜泣而
返便沂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
微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又上渚宮
鄉壤以荅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
場講坐衆將及万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
舍勅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

她暴創寺之後使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
謂神怒顥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興雨注
虛謠自滅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
不安出曰精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
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
無作昔年虔奉身雖踈漏心護明珠定水禪
支屏散歸靜荷國鎮蕃爲臣爲子豈寂四緣
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人厥
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類率先名教永承法
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
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善薩應機可
逗時不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
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歷素欵成就事重請
棄飾詞顥答書云謬承人主擬述師資顧此
庸微以非時許況降今命弥匪克當徒欲沉
吟必乘深寄王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
歷求法界脣心有在仰推久植善根非一生

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別說法第一
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以
城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大集
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
獲交采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
屈登無畏釋難如沐親所聞見衆咸瞻仰承
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釋
侶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譬若群流歸乎
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令得未
度今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今
著淨名跡河東柳顧言東海徐儀並才華胄
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蕭妃疾
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
願救所疾顓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
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
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矚顓曰此相
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還起豕幽
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

嘉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
懺乃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
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
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
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
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
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
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掃灑吾
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向西方稱阿彌
陀佛波若觀音又遺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
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為二分一奉弥勒一擬羯
磨有欲進藥者荅曰藥能遺病留殘年平病
不與身合藥何所遺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
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
糾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飯荅曰非但步
影而爲齊也能無觀無緣而其齋矣吾生勞
毒器死愧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又出所
製淨名跡并犀角如意蓮華香爐與晉王別

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彩風標囑以大法末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華經題顥讚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孔蹤者訪路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揜已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又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丈勑維那人命將終聞鍾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滅後依於遺教而殮焉至仁壽末年已

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壘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衆皆見恭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顥降靈龍像首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學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在蕃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院殿堂廊宇以爲圖樣告弟子曰此非小緣所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爲吾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滻魚爲業罟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顥惻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以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聞于上陳宣下勑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覺墮淚時還佛壘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鳴呼山寺三日乃散顥曰此乃

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之猶同陳世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葷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顛若他涉薙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

略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流卷不可殫言皆幽指爽徹擒思開天燭帝奉以周旋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以聲光溢于宇宙威相被于當今矣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閉以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勅每年諱日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勑授以戶籥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顚東西垂範化通萬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一切經一十五藏金檀畫像十萬許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

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遠遠拱木俄森爲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勤注無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剋必固定想遂從開禪師而從依止逮于受戒志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爲宗後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間樹下爲其居處既而光明內發色想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爲第一遂得同學齊敬又号爲無上士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衆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關河尋路追風千里

相屬填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然
學人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
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悟獨絕
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導以德義故則衆
絕形清可爲周國三藏并任陟岵寺主即從
而敎導僧尼有序響名稱焉每爲僧職帶蹤
未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末遺法淪
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
光祿等官並不依就雖沉厄運無廢利人大
像之初皇隋肇命法炬還焰即預百二十僧
勑住興善尋復別勅令宰寺住重勤辭遜又
不受之而道冠僧群王公戒範昔以佛法頹
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
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于文
世高祖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禪徒有譽賜額
寺引衆居之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
可爲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
欽敬定林降威爲寺檀越前後送戶七十有

餘水磑及碨上下六具永充基業傳利于今
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初勅送絹
一万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
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
送錢五千貫配五十領剃刀五十具崇福感
於今願流於後望建浮圖一區用酬國俸帝
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用同弘業于時釋教
初開圖像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勅爲追
匠杜崇令其繕績料錢三千餘貫計埠八十
万口帝以功業別費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
衣及皇后所服者總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
開皇十一年晉王鎮撫揚越爲造露盤并諸
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
耀太虛京邑稱最余後觀遺相接衆具繁委
等事並委僧衆監檢助成崇旣令重當朝往
還無擁宮閭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
便進時處大內爲述淨業文帝禮接自稱師

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于本寺則勑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慘下

勅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皂白弟子五千餘人送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右爲建白塔勒

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內旛竿無故自折

門外汲井忽余便枯衆恆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慟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禪有聞

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

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持其頸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爲異論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追入晉府慧日道場并隋王至京在所通化末還楊州

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先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葬奉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舉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即蕩門衣鉢隨身唯留牀席寢輕清之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盤絕迹人世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少及終脇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弥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于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屍掩北嶺後收空

於山南奉造三層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名各聚其類依巖服道往還絡驛白鹿太行抱犧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愍斯汾曲往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經

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度。」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大行禪道蒲虞晉絳荷樸，相誼衆聚繁多，遂分爲四部。即東西二林，杯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宴坐所指，一切入而爲標據。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弥隆。及疾篤，將殛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藥糧粒既斷，懶往追求，取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爲病耳。死後可破腹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曰：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介正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捐，物命可坐于瓦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加坐如生，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卒住絳州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嚴寺，充僧直，歲監當稻田，見殺水陸諸虫，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追崇故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在借訪時，人又並終沒，遂賣諸供度，就山設

會悲慟。先述願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爰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爲塔，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於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蛇畜鼠，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去。有俗人來輒便自隱。釋玄景姓石氏，兗州人。十八被舉秀才，至鄆都爲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究文義，頃便輒引。曾無所遺，五載之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超拔，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參問繁廣，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秘奧之極。既沃乃心，便志在捨俗。二十有七，與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已南，屬吾所遊，名徑槃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介之行往也。吾誓非聖，更不重陟。」還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宵思擇統解。

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翹心

故二時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震法鼓動即千人屯赴供施爲儕罕疋所以景之房

內黃紫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爲生物善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其感利之殷爲如此也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玄覺曰吾欲見弥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余後異香充

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澗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逐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述于今玄覺孝慈居性祖學先謨後住京師

隸莊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爲意得榮觀帝壤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爲書生博通憤素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二十餘狀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鄶雜纔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誠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影丈餘遼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葉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給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課雋數村捨其獵業斯則仁躋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體上刺處班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剃無人便以火淨髮弊

服忘食屢結寒炎度景分功無忘造次性少
貪惱手不執財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
以給或割口以施由此內徹外化所親之中
見其弘敬十人出家並依舜行練心節量踵
武揚風後年疾既侵身力斯盡常令人稱念
繫想淨方遂終於老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
日勵念如初卒于元氏縣岳嶺禪坊時年七
十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葬于
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民素重舜道
夜偷尸柩瘞于巖中及往追覓皆藏其所三
就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餘則加坐幽
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心用力疲轉讀藏經
年之後開示焚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舜之八
道精厲其誠昔處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
得不淨觀腹府流外驚歎亘陳所見餘人例
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印旨爲雲門官
供當擬是難因就靜山曉夕通業不隸公名
不行公寺而內德潛運遠聞帝闕開皇十年
下詔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
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師道體清

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統在兆
民之上弘護正法夙夜無怠今遣開府盧
元壽指宣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
楊達以舜無公貴素絕名聞依勅散下方始
知之乃爲繫名同果寺用承詔旨舜亦不臨
赴山民爲之起寺三廻交絡四方聞造欣斯
念定而莫堪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
不可例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複貯之衣
就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餘則加坐幽
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心用力疲轉讀藏經
凡得四遍左手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
不曾斂佛名讚德誦閱如流昏晝六時禮識
終化有弟子智讚幼奉清誨長悟玄理攝論
涅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感寺承習禪慧
榮其光緒比多徵引終遁林泉

釋智讚姓夏侯氏豫章人少出家在揚州興
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有名當日開
皇十五年遇天台顥公修習禪法特有念力

顓歎重之晚講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弘敷之盛見重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籍彌是所長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縚構伊始並是營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勑追召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時以爲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業六年六月也氣屬炎熱而加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無臭腐逐有異香道俗歎訝遂斂于石室至今如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少懷離塵之志父爲求婚方便祈止長則勇幹清美于時岳陽殿下統御荊州徵任甚高非其所欲唯以情願出家王感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問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以禪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清白律儀純

粹又誦法華万有餘遍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衆其最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晦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焉是囑二十年間恂恂善誘無違遺寄便爲二衆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瓊偉德感物情頗存汲引每於師忌勑設千僧官齋越以衣鉢之餘以充大施隋文皇帝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固流括州刺史鄭係係伯臨海鎮將楊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而卧卒于國清舊房春秋七十四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內道俗咸所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年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備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峯名爲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吾昔

頭隨之所被山祇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愁慮衣食其即遵旨以開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壘上寺淨人見三白衣擔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

背捨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燒試宴坐怡然不于其慮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于國清春秋六十智者門徒極多故叙其聞見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習禪二

達

意云波若自知壽命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眾別耳不盈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國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鑿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外覩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者俗姓張氏清河人也周朝廢教之時避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年陪從入天台伏膺諸業授以禪那既蒙訓誨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卧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

達具惟顓語豈錯苦買琦音凝遠陵魚銳革利也
達反水名牧羊放也負笈也支遁也困從高僧汰音大搏先擊反璩音渠鑿音詎音巨擘
殊聲出洪崖下吾皆反鑑紓定反其器反
各下反輒車之忍反胷下音今誤作衿懷音其器反聚也探土含反

水名牧羊放也負笈也支遁也困從高僧汰音大搏先擊反璩音渠鑿音詎音巨擘
殊聲出洪崖下吾皆反鑑紓定反其器反
各下反輒車之忍反胷下音今誤作衿懷音其器反聚也探土含反

急 瞳 下 眼 上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撲 直 貔 也 反 叛 背 下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崛 天 下 貔 才 也 反 叛 背 下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反 上 貔 也 反 叛 背 下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立 音 循 心 人 间 上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阻 反 駁 怨 人 间 上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險 下 天 下 貔 也 反 叛 背 下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也 去 谷 平 續 上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俱 也 各 也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小 違 琅 規 矩 搶 節 作 下 側 音 下 上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連 正 錄 續 作 下 側 音 下 上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舟 反 由 俱 俱 對 上 字 反 制 撫 膜 音 下 上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航 至 所 雨 弥 也 子 反 制 撫 膜 音 下 上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剛 下 也 也 反 反 節 撫 膜 音 下 上 音 檢 陶 侃 下 苦 憇 丘 列 反 圖 繢 壴
反 戶 基 嵴 嬌 謂 嫌 謂 嫌 謂 嫌 謂 嫌 謂 嫌 謂 嫌 謂 嫌 謂 嫌 謂